鄭 肅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鄭忠肅奏議遺集目録　　　別集類三宋

卷上

奏議

䟽

請起居重華宫䟽

請罷建康行宫䟽

論淮西荒政䟽

請蠲揚民緡錢䟽
請行宣訪䟽
論薦舉䟽
論常平䟽
請禁傳饋䟽
請行檢驗法䟽
請置澳長禦海寇䟽
請寛民力䟽

請禁取羨疏
論蠲貸疏
請禁改鈔疏
論折帛錢疏
請罷取折平糶糴疏
請濬練湖疏
論刑名疏
狀

薦舉龔明之狀
薦舉顏度狀
薦舉陸九淵狀
薦舉陳造狀
奏祀謝太傅狀
請禁民不舉子狀
請立義塚狀
請止高麗入貢狀

請沿關設備狀
論宣州設備狀
請練兵狀
表
辭知廬州表
揚州到任謝表
謝封壽昌侯表
謝賜白金文綺表

書

與周侍郎必大書
回朱直閣熹書

告文

追封告文
焚黄告文
家廟告文

記

戒石銘跋
淳化閣跋
辨
瓊花辨
廣陵散辨
雜識
盤雕金睛
鳳凰弓

如蠲緡錢禁改鈔論折帛錢諸奏所載南宋

紹興時諸弊政皆宋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

所未載亦足補史志之闕又紀淳化閣帖之

摹搨傳寫與黃伯思互有異同辨瓊花之復

榮較周必大王懋辨証更為詳贍亦考古者

所不廢矣其書馬端臨經籍考及宋史藝文

志皆不著錄此本為其裔孫所裒集編次者

惜篇幅太狹或就家藏殘本潤色以傳然錄

之亦足徵宋代故實之一二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鄭忠肅奏議遺集卷上

宋 鄭興裔 撰

奏疏

請[illegible]君[illegible]法要疏

臣聞治[illegible]之大要[illegible]臣父子夫婦夫婦有法

[illegible]有[illegible]法則[illegible]道君臣有法則天地泰要

[illegible]有父子然後有夫婦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百行所以

文淵閣寶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莫先於孝也天子以一身立臣民之上作萬方之觀瞻必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所為皇建其有極也由是而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無一毫之不順故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明王以孝治天下菑害不生禍亂不作子思述仲尼之言曰舜其大孝也與惟孝而宗廟饗子孫保則孝綦重矣凡孝子之事

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許世子不嘗藥春秋譏之陛下為天下主何忍蹈此昔文王之事王季日必三朝鷄鳴至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乃喜日中亦如之及暮亦如之有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省多寡之恒武王率而行之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比瘳乃已自古聖帝賢王史策所載美不勝書必以孝為

首稱惟我太上皇帝以藩邸入嗣大統事德壽備極孝敬以天下養者二十六載終始不渝陛下所習見也升遐之日哀慕肫摯終喪三年力行古禮前有以邁百王後可以師萬世亦陛下所習見也陛下政治動欲法堯舜法祖宗奈何門內之行不近法太上乎陛下身體髮膚受之太上宗社民人傳之太上昔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陛下孝友性生居青宮四十年曾無間言受禪三載兩宮和好亦無間言特緣初郊震驚玉體違和

太上皇帝憂虞切衷未免責及侍御之人左右近習潛
滋離間過此以往聖躬弗便於警蹕睿體每怯於風霜
溫凊展慶之儀僅遣內臣將命俱以太上傳旨而罷二
歲有餘起居重華者不過一再會慶誕節闕上觴之禮
歲首大會慶稱賀之文陛下有親而無親太上有子而
無子北內淒涼殊無聊賴一念及此可為寒心方今太
上違豫正陛下憂心不遑自逸之秋中外臣僚引領望
過宮者非一日矣迨逾三月未降指揮玉津之遊不憚

命駕人情危震不知所措竊觀小民之家居恒父子嘻嘻一旦疾痛疴癢侍奉湯藥不離左右非是則隣里鄉黨指而摘之其有孝行卓著者朝廷特有旌異之典凡以教孝也太上皇帝為天子之父陛下處萬乘之尊固不宜下擬閭閻然父子天性自天子達於庶人上下同揆今南北内睽隔末由晨昏侍奉問安嘗藥又不以時何以示天下後世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以瞽瞍之為父而定省罔懈若乃太上皇帝仁聖慈愛今古罕

覲辛亥十一月聞陛下感疴中心驚惶輕輿徑至青城
殿省視值駕少寐惟恐震驚戒左右勿言俟既寤親詣
榻前撫摩數四殷勤慰諭語云父母惟其疾之憂太上
之於陛下何如者而忍忘之今太上不懌思欲與陛下
相見者屢矣陛下臨朝與臣僚論及過宮未嘗不心動
迨入後庭即深居不出知必有止而尼焉者伏按內侍
陳源紹興間獲罪太上皇帝竄逐陛下復俾給事禁近
羣情擾擾僉曰兩宮之隙源實搆之聖德之虧源實致

之陛下至親父子若非讒人投間奚至此極伏望俯鑒
輿請斥源輩以謝中外即日夙駕詣重華宫盡問安嘗
藥之節釋朝野憂懣之情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世受
國恩垂暮之年不忍見此危疑之蹟謹昧死上陳干冒
威顏無任悚切待罪之至

請罷建康行宫疏

臣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不聞其戕
民以樹怨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故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食乃民天有備無患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春
秋書新作南門於告糴之後盖言勞民傷財時絀舉羸
也是以三王之世知人情莫不欲富故厚之而不困知
人情莫不欲安故扶之而不危知人情莫不欲逸故節
其力而不盡禹湯文武享國長久者人有餘力民有餘
財也秦始皇造阿房之宮而天怒人怨旋致滅亡漢武
帝好神仙興土木之功而民疲財殫夫秦皇漢武以全

一不便也古之經國者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方今軍需告急飛輓不時使命頻仍芻粟不繼天地之生財有限小民之膏血幾何勢無取不盡而用不竭之理是故善理財者量入以為出不為不經之用不為無益之費太上皇帝肇造中興建都臨安誠以邦家多難實逼處此事從草率一旦禪位陛下宜方勵大有為之業即使府庫之中金錢貫朽倉廩之內粟米山積而散之孔易斂之

維艱尚宜樽節以留有餘況處國非其國之時而復為土木以耗之一旦有急其何以應二不使也且陛下纘承大業二載於茲敵人數數入擾江淮之間調發不常民有菜色漢陳蕃有言曰今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庾空陛下正須休息而安全之養其力無使乏厚其生無使貧鳩流移而安集之庶其有濟若使工作方興強敵乘而襲我疲貧之民望風解散陛下誰與為守雖有行宮將安用之三不使也禮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留守諸臣罔思報讎雪耻而徒導
陛下以廵幸不顧君國之利害不念生靈之塗炭欺君
病民莫此為甚夫霍去病中材之將猶以單于未殄不
治第宅國家靖康之禍二帝蒙塵而不返兩河陷沒而
不復今日割地明日獻幣忘讎敵之辱圖堂構之安此
秦皇漢武之事非禹湯文武所宜有竊恐陛下不為也
如曰立志恢復臨建康以集流離撫三軍以圖大舉則
紹興丙辰太上皇帝行營具在亦何煩更造為也伏望

救下留司即罷其役國計民生幸甚抑臣更有請者符離之潰中外臣民喪氣罪由都統非人非張浚李顯忠之咎陛下知浚之忠而倚任不終俾浚中道捐軀以顯忠之戮力王室而竄謫筠州彼忌功誤國之人建康都統職任如故豈賞罰之公乎軍門行司類皆碌碌庸懦不足與任大事竊恐有悞國家匪淺更乞陛下大奮乾綱早賜斥逐擇諸臣之剛正勇毅者簡任之俾統轄江淮軍馬專司留守之寄則將帥得人敵人聞而震慴必

不敢稱兵南下然後明詔中外待勤王之師四集為祖宗收復陵寢為二帝昭雪垢耻為中原弔民伐罪斯計出萬全不然車駕臨幸建康無庸也臣有感於中無所顧避自知干冒宸嚴罪不容逭伏念臣自祖父以來累世蒙恩以臣一介愚蒙恭荷太上皇帝皇帝陛下兩朝知遇雖捐糜踵頂亦所不惜倘緘默苟容不為一陳利獘是重負朝廷也幸佈庸妄上瀆睿聽不任悚仄待罪之至

宋史載乾道初建康留司請治行宮備巡幸興裔奏勞人費財乞罷其役且言都統及軍門行司皆非其人過闕入見詢守令臧否興裔條析以對帝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用卿

論淮西荒政疏

臣伏見陛下以今夏闕雨焦勞特甚起臣於閒散之中撫輯淮西以臣菲才叨任牧守救荒之政臣之責也日夜疚心思有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凡蠲下戶租賦計

賑糶賑濟等事條具間奏謬當聖心亟為報行一路之民見臣以荒政奏聞其應如響莫不以手加額願國祚萬年無疆雖饑寒迫身不肯輕去鄉里亦有未經陳請之先流離遷徙欽奉俞旨輒皆中道復還儻非陛下愛民至切事干荒政計辦早定報下速達則流亡之民已不可過近者闇於事體之人揚言謂荒政舉行失於太早行之太銳彼但見目前流移稍定便謂可以高枕萬一朝廷誤聽州縣或致解體饑民豈不失望臣雖至愚

亦豈瞢然全不體國自始及今施行荒政除椿管常平米數外凡乞度牒截留和糴之屬皆非過當難從之請而饑民狼狽多在冬春之交今荒政雖有端緒臣惴惴憂惕尚恐不獲善後爲之寢不能安食不能甘思今常平之法雖有其名而無其實竊欲復漢耿壽昌遺意即日另具奏請若遽畏立異者之口每事中廢將來必孤陛下委任之意人臣事君意趣不同安輯饑羸乃慰悅君父之急者若預揣君上之心惡聞凶荒饑饉之說以

歉為豐比容悅佞臣之所為臣竊鄙之臣一面將本路
應有米斛斟量輕重賑救貧乏之民鈐束官吏必無妄
費伏望陛下詳臣所奏遍下諸郡官吏使曉然知陛下
愛養元元之意有加無已毋致迎合怠慢則實惠所及
一路有更生之幸臣歷世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
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優遇惟陛下留神省察
周益公集載鄭忠肅公再使金還遷潭州觀察使世
父榮國公覺請閤致追報之義起守淮西提舉荒

政活饑民為多

請蠲揚州緡錢疏

臣伏見陛下視民如傷饑溺由己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往歲淮西洊饑臣條舉荒政謬當睿意即賜採擇議糶議賑起死人而肉骨之溝中殘瘠盡慶更生兩淮之間歡聲雷動陛下保赤之心雖夏禹周文不是過也復蒙簡任移守維揚臣凜凜思維恐有負陛下委重之意間詔即日單車涖任按行境內鈎訪民生疾苦竊見郡

屬民居稠密正宜興利除害以培養其既庶之風惟是比戶向係茅舍屢因火災一炬之後蕩為灰燼此亦民生大患也臣深為憫惻不避擅專之罪徑於本郡貯庫椿積銀錢內動支一萬七千五百緡貸民陶瓦創建間架祝融之熖頓息震驚之虞不作民患以除但大工之後未免十室九空向之那移於官帑者時恐長吏之追呼不能安枕此又陛下所宜布德而安全者也臣非不重體國計邇歲軍需孔迫似不宜復有瀆請仰推陛下

保愛元元不惜蠲賑之意敢具劄子上陳倘邀聖慈俯
念億兆艱苦開恩特與蠲豁免責其償揚屬生靈永
戴如天之德臣不勝區區體國愛民之意伏候乾斷
勑下施行

宋史載揚有重屯糧之例糴他境興販搜括滲漏以
補之食遂足民舊皆茅舍易焚興畜貲之錢命易
以瓦自是火患得息又奏免其償民甚德之

請行宣訪疏

臣竊惟陛下嗣服以來疏通言路汰革冗員召用正人斥逐佞倖中外翕然稱治尚有宜舉宜措者在廷諸臣已詳悉言之必將次第施行惟是今日所至要者臣愚以為莫重於行宣訪葢自詢岳咨牧垂於謨訓降自漢唐咸有宣問之典我國家祖宗朝亦時召對便殿甚盛舉也今陛下動法祖宗而召問之舉尚未施行毋亦曰更有待與臣惟太上皇帝為權奸蠱惑致賢士大夫接見日少國計民情壅於上聞厥後更化頗多悔之陛下

仰承大統佐理得人百爾臣工咸有鞠躬盡瘁之思顧止於大廷朝見獲覲天顏未獲賜以宣召訪以政事陛下深居法宮兆人之休戚政治之利弊疆域之安危何自悉之宦官宮妾不導陛下以逸遊幸矣誰為指陳得失者伏願退朝之餘時召宰執大臣從容諮訪下至卿監侍從臺諫之職亦令不時進見俾盡瀝其誠悃不惟得善人以為政理之助亦可卻逸遊以養理義之心致治之要無踰於此臣愚管蠡之見惟睿慮加察焉

請禁傳饋疏

臣竊謂本正而影自端源潔而流斯清故周官六計獘吏以廉為本不廉雖有大事不足取也臣祖父以來世守清白束髮入官勵志冰蘗謝絕苞苴無敢少有隕越以滋罪戾伏見近時所有鄰道互送禮名曰傳饋賄賂公行恣無忌憚凡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道皆有饋遺計其所得動輒萬緡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

饋獻酬之際一日而二千餘緡此風在在有之而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冊籍者至二十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其無藝類如此臣累任監司牧守鄰道饋遺前後不下數十萬悉以原物歸趙未敢分毫染指亦不敢效逐時趨輒相投報以此獲戾當道正復不少乃其間更有影射之弊不可究竟者臣不具論其他秪如臣任廬州日前揚州守臣熊飛遣使賫萬緡傳饋至廬臣即時謝却

此廬郡大小僚吏所見聞者今蒙聖恩擢任揚守按閱度支冊籍見前所却萬緡有支無収其或胥吏乾没或守臣入槖皆未可定夫牧守者州縣之表州縣者親民之吏上以此責其下下以此應其上國計不知民瘼不卹㪚㪚馬徒事饋獻之陋規以取悅於同寮求容於大吏此風不熄臣未見其官勵素絲俗臻淳厚也且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取於上即取於下取之於上則國有盜臣取之於下則民嗟虐吏貪墨成風即使内外臺司按

之輒曰此成例也且曰此動用公使庫錢無病國無厲
民也內外臺司亦視為故常而不之罪臣竊考祖宗時
因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廚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
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歲用率數十萬每歲
終上其數於戶部率以勞軍除戎器為名版曹雖知之
而不較即如維揚一郡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緡而
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勢不至使小民殫其地之
出盡其廬之入刳肉割髓而無以應不止管子曰禮義

廉恥謂之四維四維張則國乃安方今敵人數數南侵
江淮地方所在騷擾既困於兵復困於賦民力幾何能
吏勝墨吏額外之誅求乎臣就耳目所見聞者據實奏
陳外此病國厲民之事甚衆不能枚舉伏冀陛下大奮
乾斷宣詔中外特嚴傳饋之禁有仍踵舊轍者罰無赦
庶重官方即所以勵廉隅肅國紀即所以厚民生上下
相維而府庫充裕輕費有制而閭閻不擾無負祖宗制
公使錢之意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宋史載鄭興裔知廬州移知揚州揚與廬爲鄰初興裔在廬却鄰道互送禮至是按郡籍見前所却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

請行檢驗法疏

臣觀聖王之治天下法而已法立則民利法廢則民病法者所以安良善戢奸宄也臣賦性迂踈昧於法令伏蒙陛下過於奬借不以臣爲不才累擢監司之任臣受恩知報日夕兢惕恒思除弊興利上副君父責成之意

下免尸位素餐之誚竊謂立法之利民者莫如檢驗一
策臣歷按福建浙東逮今涖任浙西每見諸州縣積玩
成風檢驗之法無復存者惟是任胥吏納賄賂出入律
令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
旨以成獄斷案前後移易讞決多不以實縈縈小民扼
於貪汙官吏真情末由上達以故寃抑不得伸而無辜
者時受枉法之累經將不肖屬員逐一據實劾奏區處
外輒就管見措置格目條例行下所屬州縣每一次檢

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上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凡州縣受詞遣官檢驗受牒起發皆注日時於上關防詳密州縣官吏不得肆其欺朦除分界福建兩浙屬下州縣行之已有成緒竊意推而措之天下無不可行謹具檢驗格目臚列奏聞仰祈睿照親留省覽考量得失如或可採即賜裁定永著為令宣詔諸路提刑司一體舉行庶於國法民瘼少助萬一臣無任虔懇悚切之至取進止

宋史載郡縣積玩檢驗法廢興裔初為格目分界屬縣吏不得行其奸因著為令

文獻通考載淳熙元年五月詔頒行浙西提刑司使鄭興裔檢驗格目於諸路提刑司初興裔言諸州縣檢驗之弊遂措置格目行下所屬州縣每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上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州縣受詞差官檢驗受牒起發皆注日時於上關防詳密州縣不得為欺朝廷善之

乃行於諸路

請置澚長禦海寇疏

竊見今天下議禦寇者曰將勇兵强乘其至而殄滅之如是而已臣愚以為是可以禦陸寇而不可以禦海寇何也海之大不知幾千萬里不逞之徒乘風猝至覘其無備壞民居奪民食海濵郡縣屢被焚刼朝廷徵兵以勦之而調遣於內地豈能朝發夕至兵甫四集而海上之寇又飛雲掣電牽率以遁若欲從而追擊之則巨浪

之中不能坐立安能與之格鬬哉及夫守備解嚴而肆
刼者如故我來則彼去我去則彼來軍士疲於奔命糗
糧竭於轉輸經年累月而難収尺寸之功此無他遲速
異時水陸異勢也臣故曰兵雖强將雖勇不可以禦海
寇也為今之計莫若令沿海之民自為捍守瀕海州縣
各有嶼澳澳置一長擇地方之習知武藝者而任之仍
令結為保伍旦夕訓練以追則迅以戰則克如其無事
則盡力於農不仰食於縣官一旦寇至澳長徑率其衆

禦之不使登刼彼皆有父母妻子兄弟室家之繫驅之必力更責其兩隣互相策應如有能殺賊者州縣第其勞以賞之容隱坐視者罰無赦則國家無調遣之擾無供億之煩而海冦可以漸息紓陛下東顧之憂計無便於此臣愚蠡測之見未審有合時宜與否惟陛下採擇而施行之

宋史載海冦倏去忽來調兵常無及興裔請置澳長冦至徑率民兵禦之

請寬民力疏

臣伏按先朝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以來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雖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賊工胥史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給四十員總管之俸其間有五十

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國課不逾七八萬而本郡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臣請陛下俯念生靈疾苦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庶東南凋瘵遺黎可以少蘇伏望睿慈察臣管見即賜主張施行

請禁取羨䟽

竊謂小民出賦稅以供上國家設牧守以養民所以為保障非以為繭絲為民父母自應日夕兢兢留心民隱即使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朝廷亦諒其保愛生靈之意未由加以訶責令州縣守令皆以財賦為先不以民事為意上供有常額而以出剩為能省限有定期而以先期為辦斛斗升合所以准租而對量加耗尺寸銖兩所以均稅而展取畸零不求羡餘之獻則為侵蝕之謀民財既竭民心亦怨饑寒迫之不去為盜者鮮矣伏乞宣

詔州縣正供而外無得濫取錙銖有不率者內外臺察劾無赦庶重民生即所以厚邦本惟陛下斷而行之

論蠲貸疏

臣伏見邇年水旱頻仍陛下特廑宵旰之憂下軫卹之詔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乃州縣官吏不能仰體聖意至變易名色以徵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合該除放無得吏取之於州州無得吏取之於縣仍督逐縣銷豁欠簿書其名數榜民通知庶閭閻得沾朝廷實惠胥吏不

得肆欺罔之姦臣前後累進狂言苟蒙陛下俯賜採納既有見聞豈容緘默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請禁改鈔疏

臣伏見近者州郡取民無制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也縣以新鈔輸之州州改為舊鈔以受之夫一歲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政止有一政之財賦顧乃令歲所輸改以補去歲之虧甚者以補數歲之缺後政所輸改以償前政之欠甚者以償累政之欠廣右有此弊而江浙此弊

尤甚也伏乞勅下度支臣僚禁戢州郡今後毋得改鈔違犯官吏並置重典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尅之門以彰國家至公之道臣服在近列荷恩兩朝竊見時事日非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意毋忽

論折帛錢疏

臣伏按自昔軍興絹價踴貴朝廷方當乏用始創為折帛其後絹價漸平民納折帛錢顧三倍於本色昨奉恩詔折帛錢以十分為率紬折二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

所以寬民力也今州縣官吏乃盡令折錢郤抵價收買以取出剩民户積欠詔書許逐年隨稅帶納今州縣官吏乃一併督輸有負體國愛民之意乞詔監司郡守嚴為禁約俾疲困之民均沾實惠得保生業無流移之患不勝至幸

請罷取折平糴糴疏

臣聞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如稅絹出於蠶繭米出於耕是也今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

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顧明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寘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所在常平倉就行收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計為兩便伏乞
睿照勑下施行

請濬練湖疏

臣竊見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

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患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
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為
渠一尺矣建炎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圮闕不能貯
水強豪因而專利遂致汙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
長吏濬治湮塞立為盜決侵耕之法永著於令庶幾練
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臣慮
深憂國越職言事不敢避罪伏乞聖斷即勑漕臣措置
施行

薦舉龔明之狀

伏見平江府鄉貢進士龔明之懷奇握異砥志禔躬倡
明聖道紹孔孟之心傳敦叙彝倫擬曾閔之至行幼逮
事祖母灼頂益齡精誠且格上天比長奉慈闈傾囊歸
櫬純孝素孚鄉里食貧授徒不事干進近邀特恩試授
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竊見明之立德立言
多士矜式年齒雖邁才力未衰恭奉慶壽赦文內一款
孝行節誼著於鄉閭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録臣昔任監

司閫見最稔用敢應詔奏請伏乞格外優録以昭旌異之典以為士民之勸所舉失實臣甘罔上之律取進止

薦舉顏度狀

臣伏見長興縣令顏度學術深純品行端方一任幕寮兩宰劇邑遇事慈恕讞獄周詳民來佛子之稱吏有神明之頌亟宜登之禁近以示褒嘉臣準奉詔條令各舉所知謹録狀上陳倘蒙宸鑒特賜優擢必能盡其所學副朝廷側席求賢之意臣不勝悚切仰候指揮施行

薦舉陸九淵狀

臣伏見建寧府崇安縣簿陸九淵識淹今古學有淵源奮自甲科兩任劇邑文章政事蔚然可觀竊謂以彼其人不宜久處下僚仰望睿鑒特賜甄録俾進居禁近之林必有資啟沃之助苟或不如所舉臣甘誣罔之罪取進止

薦舉陳造狀

臣伏見高郵陳造明經修行幼居鄉曲早有時譽淳熙

二年第進士甲科以詞賦聲震藝苑調太平州繁昌尉擿伏發姦不畏強禦政成報最除平江教授啟迪生徒亹亹不倦撰芹宮講古闡明經義士子服其論議感師承之不早至有淮南夫子之稱毋孤高自守不欲取容當途然臣竊觀其問學閎深藝文優贍恭值國家右文似此之人不宜置之冷曹伏乞睿察特賜簡用必有以副旁求之意臣無任冒昧應詔舉奏以聞

按周益公集載鄭忠肅公工前論事無隱職事所及

間薦人才未嘗使知又閱朱晦菴答王直卿書云誤
舉偽學人許令首正又書舉狀説不係偽學鄭明州
薦潘恭叔恭叔言必於章中刋去此語然後敢受恭
叔晦翁門人名友恭慶元初公為明州守嘗薦之蓋
宋自紹興中陳公輔請禁程氏學至慶元初韓侂胄
用事憾晦翁排已而道學之議興繼以道學為不足
錮人而偽學之禁起公夙奉教於楊文靖公時與道
學諸君子交相汲引年譜所載先後薦舉如陸九淵

劉清之李衡王希呂劉過陳造龔明之劉光祖顏度蔡元定輩罔非端人正士定遠矢志蒐討僅得前狀四通如晦翁所稱薦潘恭叔云云奏章已不可復覯知遺文之散失多矣定遠謹識

奏祀謝太傅狀

臣竊惟崇德報功國家之盛典表賢與善牧守之專司臣涖職以來夙夜兢兢每思振舉章程揚闡往哲以副君父簡任之意伏按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以三公

出鎮廣陵設奇謀以却敵騎築新城以壯金湯城北四十里有湖每以水漲沒田為患特築平水埭隨時蓄洩歲用豐稔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迄今八百餘年維揚之民永賴其利臣聞之柳下季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謝太傅之遺愛未泯流澤可追而廟貌闕然非所以示盛朝褒録前賢與風厲有位之旨除一面鳩工庀材相地營建外合具狀奏聞上稟朝廷

指揮
年譜載公知揚州時毀境内淫祠奏建楚令尹昭陽
三閭大夫屈原吳相國伍員漢江都相董仲舒秣陵
尉蔣子文晉太傅謝安尚書令卞壼梁昭明太子及
范文正胡安定諸廟祠知廬州重建皐陶廟屈原祠
知明州重建賀知章祠表章先哲見于志傳史乘者
未容殫述今止存此狀而餘皆不可考矣然公歿後
揚之人士思慕之深奏建忠肅祠於郡庠與董謝諸

公並登俎豆公之勲德於前賢何多讓焉　定遠謹識

請禁民不舉子狀

臣伏聞人皆有不忍之心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出乎性發乎情不俟勉强在常人且然乃若父子至性殘忍成習至於生子恒多不舉傷天理之和滅人倫之大末俗相沿所在多有而建劍汀邵四州為尤甚蓋自軍興以來户口凋殘貪吏奸胥又復肆其凌虐丁鹽紬絹誅求無藝愚惷小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税臣欽奉聖

恩提刑福建路二載於兹聞見所及慘狀不可名言竊
見陛下軫恤斯民每奏大辟曲求生路赤子何知忍令
戕害至此臣謹準本朝律例故殺子孫徒二年所宜申
嚴禁令下四州守臣告民法律曉示禍福令人告官審
實以犯人家財給之客戶兼責成地主除飭屬禁戢外
合恭請指揮申嚴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賜施行庶生
齒漸繁戶口日衆綿國祚億萬年無疆之福不勝至幸

請立義塚狀

臣伏聞掩骼埋胔先王之政澤枯瘞朽西伯之仁國朝
神宗皇帝元豐間允陳向奏請詔各郡置漏澤園開封
府界瘞骸骨八百餘具他郡掩瘞不等甚盛德也南遷
之後戎馬蹂躪規制久廢臣蒞任廣陵按行部曲四望
積骸蔽野訪之土人輒云或斃鋒鏑或死饑寒無主收
埋經年暴露間有貿不能葬者亦復委諸草莽干和作
沴於斯為烈臣間見之餘心切痛憫恭體陛下仁民愛
物之意請以郭外官地數區建立義塚開壙瘞埋仍創

合守設義塚户主管守護緊死人而肉白骨古聖王不忍之政無踰於此仰候睿慈即降指揮并勅諸路守臣一體施行不勝幸甚

宋史載鄭興裔知揚州修學宫立義塚定部轄民兵徭差法郡以大治

請止高麗入貢狀

臣伏見高麗人入使明越二郡困於供億騷然不寧既至闕則館遇燕賚錫予之費以鉅萬計而餽其主者不

須馬我朝遣使答報舟楫費不貲三節官吏縻廩
皆仰縣官者甚夥前禮部尚書臣蘇軾言於先朝謂高
麗入貢無絲毫利而有五害以此也且國家行都在臨
安與東都事體大異昔高麗使人之來率由登萊登萊
距梁汴山河之限甚遠也今日三韓直趨四明四明距
行都限一淛江爾雖自四明至高麗海道渺瀰中隔洲
島然南北行各遇順風則歷險如夷楊應忱建炎戊申
之役其囘也九月癸未發三韓戊子至明州之昌國縣

僅六日耳海道之當防若是乞止入貢報答之使省糜費以裕軍儲嚴番舶往來之禁固封疆以杜釁端宗社幸甚

請沿關設備狀

臣伏見大散關隷鳳州（即今漢中府鳳縣）梁泉縣（今併入鳳縣）在鳳翔府寶雞縣之南為秦蜀往來要道兩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也和尚原鳳之東境抵鳳翔不及百里仙人關興（宋興州即今漢中府畧陽縣）之東境距

利州即今保寧府廣元縣纔七驛自利抵劍關百里而嬴尚棄和尚原而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矣既得和尚原或自梁即今漢中府洋即今漢中府洋縣經米倉山入巴即今保寧府巴閬即今保寧府閬中縣或自均即今襄陽府均州房即今鄖陽府房州由達州今屬四川山路入夔即今夔州府峽即今湖廣夔州府夔陵州或直攻仙人關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動矣紹興間金攻仙人關而不能留者以糧不濟耳若使其治廢邑聚散民耕屯其間則得吾地而可守入吾境而可

留矣自南北講好中分關中之界如大散仙人饒風武休皆我朝之界也而仙人關外又分左右二道自成州即今鞏昌府成縣經天水縣今併入秦州出皂郊堡直抵秦州今屬鞏昌府昔吳璘大軍由此而出地勢平衍因為壕塹引水縱横名曰地網以遏敵衝自兩當縣今屬鞏昌府直出鳳州取大散關距和尚原纔咫尺耳嘗憑原下視如蟻蛭故其勢難守所恃緩急僅有仙人關可以設備伏乞睿鑒勅下本路將重兵鎮守且於沿關地方興屯田之利庶有

備無患敵騎不敢窺伺臣芻蕘之見惟陛下加察焉

論宣州設備狀

勘會得宣州（即今寧國府）地界吳越之西西北鄰蕪湖（屬太平府）直北通姑孰（即今太平府）則以黃池為重鎮間道由高淳鎮（即今江寧府高淳縣）而通吳會則以水陽為重鎮由繁昌（屬太平府）青陽銅陵二縣（並屬池州）而入州之西境則以石垝栽嶺為襟喉由石埭（屬池州）黟歙二縣（並屬徽州）而入州之西南境則以宏潭為屏蔽績谿（屬徽州）與州之南境接昌化於潛二縣（並屬杭州）與

州之東南道則以叢山關千秋嶺為鎖鑰臨安（屬杭州）吳興（即今湖州）經廣德（即廣德州）二日而入州之東境則以麻姑山為要害合於遂路交界處所嚴設卒旅以備敵充斥除已與帥司措置擘畫準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如左

辭知廬州表

臣聞三載陟明虞世盛典六條舉最漢制宏規臣材不堪於臣用行有愧於古人猥以樸愚誤蒙任使上不能

竭忠效智以裨聖明下不能立政寧人以副衆望負乘之憂夙夜祗懼辱荷睿慈過於獎借謂臣有經國之能謂臣有牧民之才（制辭曰鄭興裔識優經國才堪牧民歷任監司特著殊績）授以使符畀以郡寄淮西財賦咸敕總司臣捧受綸綍措躬無地伏念臣素乏吏治兼昧章程將曷以克副聖心撫寧瘦俗再三陳讓非為名高恭望皇帝陛下察臣之誠鑒臣之拙收回成命遴選英才庶儆臣免尸位之譏朝廷收得人之效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瀝悃欵奉表陳

奏以聞

揚州到任謝表

合州故墟未報三年之政廣陵名壤仍叨五馬之榮甫離任於廬江旋鎮臨於淮海臣興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學慚製錦志實傾葵匪躬自期矢直道而事主吾鼎可愛不詭隨以徇時遭遇聖明敭歷中外昔由與祠起守淮西屬水旱之頻仍回天無力加凶饑之洊告濟世誠殷濬河渠而水利始通發廪庾而流民以集

臣力務竭既盡瘁於經營主眷彌隆遂移守於上郡念茲維揚重地實為邉疆要衝枕江背淮都會廣於襟帶四會五達佳麗萃於東南董相之名高矣安定二子亦負奇功劉晏之利溥哉吉甫諸公尤稱濟美暨我本朝二百餘年歐陽韓范為文治之首稱岳飛世忠亦武功之巨擘以臣剖符茲土奚以克嗣前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化極文明恩漸動植如天之覆遠則彌周如日之中幽無不燭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

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渙頒休命易帥大邦周益公集載淳熙十五年二月皇帝御筆揚州闕帥鄭興裔似堪其任密具奏來臣必大回奏臣伏準御批鄭興裔堪任揚帥臣觀其人累歷監司於職事不為苛且誠如聖諭伏乞睿照施行臣誓竭駑駘勤宣德意俾上有裨於軍國而下可紓夫民瘼至於事鞭撲以立威飾廚傳以干譽非明時之所尚亦私義之不為臣愚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附錄忠肅公第三子損再知揚州謝表

授符淮甸畫壤江壖魚鹽之饒寔惟上郡民社之重

冐副寵施臣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賦性庸碌謬學文詞幸際昌期優登上第出入丹禁無所建明履歷藩宣茂聞條教恭惟皇帝陛下恩深覆載德厚乾坤過獎菲才特授維揚郡牧庸加異數勅轄沿江戎機非次之遷臣奚以膺竊按先臣贈太尉興裔在孝宗皇帝朝曾鎮是邦著有異政三十載之餘踪如昨億萬姓之謳思未亡臣以斗筲微質繼世蒙休風教可追大鄭小鄭之稱紹衣負疚北史鄭述祖父子為兗州刺史

有善政民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清白相承矢忠矢孝之規繩武有志孝宗賜忠肅公制辭有忠孝兩全之褒敢不冰霜勵節金石貫誠駑馬奮十駕之勤鉛刀淬一割之用少申絲髮以報高深臣無任望闕拜命激切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封壽昌侯表

臣興裔言伏奉勅書仍賜手詔慰諭除授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柱國少師武泰軍節度使進爵壽昌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九百户捧受絲綸載驚載躍臣興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性質樸魯才術迂踈徒以遭際聖仁容光日月慚無樽俎之謀累忝腹心之寄擁旄仗鉞分閫作藩荏苒五十八年首尾三十二任遇事輙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為惟圖報國荷蒙列聖寵遇過隆自維癃朽之餘每循止足之戒深辭主紱冀就田廬豈意徹誠未達於明廷聖眷益隆于草澤特承七命之貴超過八階仍叨五等之榮坐封百里莫逃僥倖之誚實負心顏

之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德堯舜至仁俯念先
朝舊臣特加逾望殊錫臣雖素領焦枯病幹尫羸倘溝
壑之未填尚涓埃之可報無任感荷屏營之至謹奉表
陳謝以聞

謝賜白金文綺表

臣興裔言伏蒙中使王良臣至宣降到十月二十五日
御札恩賜白金文綺者跪捧殊施忭躍無地臣興裔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才本庸懦謬膺簡任空抱愚

忠慚無賈生之策安矢入告愧非董子之才徒以志切憂時用敢輒陳管見仰惟皇帝陛下不棄葑菲過加奬借俯降王人特加恩命臣仰榮知忝承寵益驚終虞尸素之譏莫報雲天之德限於職守不獲詣闕無任感恩抃舞悚切屏營之至謹具表陳謝以聞

謝賜生日禮物表

璽書俯降臺使申頒閭巷驚傳群羨朝廷之異遇縉紳球歎僉謂臣子之至榮拭目生輝戴恩罔措臣興裔誠

惶誠惶稽首頓首伏念臣識愧譾劣乏致主之鴻猷才
僅斗筲鮮經邦之遠畧徒以樸忠無飾孤耿自將荷四
聖之誤知鑒一心而盡瘁載及桑蓬之序方深岵屺之
思愈負報於劬勞敢饕承於恩禮豈繄優渥貢及衰遲
比盡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幬千齡光御萬
物蒙休致茲微躬謬膺寵數惟是珍頒御府侈為宗
族之光亦且家有藏書留作子孫之寶雖桑榆之景漸
迫而犬馬之報方殷誓殞百身勿渝一志不勝感忭踴

躍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賜膳表

殊異恩波下延嗣息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臣興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本庸愚素鮮令德誤辱兩朝之知謬膺五等之封逾分寵榮撫懷滋愧伏遇皇帝陛下錫類推恩先臣老母叨荷優渥追亡寵存何圖臣子挺攜入沐殊命黃口弱稺未嫺幼儀方且勵以義方敎之詩禮遽承明詔將授崇班臣夙夜思維

臣昆弟叔姪盡居右職過亢有悔方負疚於愚臣童子何知復拜官於聖主兢皇祗惕無地自容不任激切感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乞致仕表

臣衷懇摯已具奏陳聖訓慇懃未蒙俞允夙夜循省彌滋戰兢臣興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一介庸懦行拙才疎謬荷列聖之知洊叓藩維之任綢繆榮寵荏苒年時循吏之稱未聞於官守曠職之誚難免於朝端

兼以犬馬齒衰桑榆景薄精力日耗末疾時嬰自維力小任隆終必致覆功微祿厚久則招尤是以經垂止足之文詩昭素餐之戒乞聞解組素屬微誠致政引年豈繄矯飾欽奉溫旨過賜慰留在聖主馭下之方蓋欲不棄守故老於愚臣行已之道竊恐有誤於蒼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聽特軫天慈念臣進非左右之容鑒臣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俾得養疾衡門歸休田里歌帝則而永日飲聖澤以終年其為欣幸曷可

名言臣愚無任望闕陳情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籲請
以聞

再乞致仕表

臣連上封章乞休官職伏奉詔旨未賜允從輒冒威嚴
再輸情悃臣興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才質迂
淺學術顓蒙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踐吏牧守
敭歷藩宣閱茲五十餘年曾無片長足採顧齒髮衰落
精慮邁弛位雖冒於寵榮志欲收於骸骨豈圖上聖之

至仁注念先朝之遺迹朽屢頒諄諭未忍棄捐臣竊自維
出入中外事功弗建報稱蔑施濫叨名器之榮終貽尸
素之誚伏乞俯鑒誠悃賜報曰俞俾得解組王廷還車
故里披裘散髮逍遥遲暮之年鑿井耕田歌咏唐虞之
盛沒齒戴德奕世蒙庥無任激切虔懇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聞

賜御札回奏

臣伏奉中使宣降到御札嘉臣善於論事寵賚有加顧

呂執奏侍郎閣下不草答詔莫給諫（名濟）封還録黃同日鐫秩（公是時奏論李衡王希呂等不當罷職詳見年譜）時作四賢詩紀之憾不獲從都人士後賦短章祖餞是用悵悵昨幹僕自平江回（即今蘇州府）攜族子臨（開國男準父歷仕知廣德軍終太常卿載崑山誌）三月庚寅問候書至言閣下已抵崑邑（按周益公崑山王葆壻也）於前二日戊子同族孫萃（歷官朝奉大夫）舉（歷官大宗正丞兼國子司業俱開國男準弟）輩與閣下快叙濶悰具悉台候動止萬福甚相為慰與裔承乏之閫路伏見閫鹽自祖宗以来漕司官般官賣以給司

存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鈔法行嗣後淮浙之商既通閩廣鈔法隨寢舊法閩之上四州曰建即建寧府劍宋南劒州即今延平府汀宋汀州今陞府邵宋邵武軍今陞府行官賣鹽法下四州曰漳宋漳州今陞府泉宋泉州今陞府興宋興化軍今陞府福宋福州今陞府行産鹽法官賣之法歲久弊生産鹽之法亦漸多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於民俗大有不便盖州縣間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甚於官般故當時轉運提舉申乞上四州依上項指揮下四州且令從舊追鈔法既止歲令漕司

認鈔錢二十萬緡納行在所榷茶務紹興三年詔榷免
五萬貫實存十五萬五年詔依舊二十萬十二年詔添
十萬至三十萬二十七年詔蠲除八萬現徵歲鈔錢二
十二萬緡竊按上四州私販多鈔額不如官般法便邇
者論議紛紛屢相更改漕司且請易綱運為鈔法病國
厲民莫甚焉適已具劄子痛切言之即日俞旨必下藉
邀矜允亦大快事敢以附聞時屆炎蒸祈導令保衛以
需宣名草草占候不勝悚仄之至

定遠按宋史建劒汀邵鹽筴屢更漕臣請易綱運為鈔法先忠肅公抗疏論之奈疏藁今已無存宋史又第稱鄭某極言其不可而不復載全文良可悼也捧讀此書中論四郡鹽筴及鈔法未便當日憂國恤民之意猶幸略見其槪云

回漳州朱直閣熹書

睽隔經年末由服敎伏辱誨緘喜倍今昔審惟足下治化已成台候動止萬福惠示經界法為民除弊最為良

軍節度使燕國公府君顯妣燕國太夫人既告於廟更
題神主玆焫告黄謹奉典禮清酌庶羞恭薦墓几興裔
罪逆洪深嚴君早背仰賴慈訓教育有成竊位朝端循
歷今職追想顧復祿養靡從先德流光自天錫慶宣讀
恩命怮怛彌殷在天之靈鑒此休顯尚饗

家廟告文

孝曾孫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柱國少師武泰軍節度
使壽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興裔謹以潔牲柔

毛粢盛醴齊敢昭告於顯五世祖考太師封冀王謚肅
敏府君妣冀國夫人顯高祖考太師封吳王謚恭懿府
君妣吳國夫人顯曾祖考太師中書令封樂平郡王追
封南陽郡王謚僖靖府君（宋徽宗顯肅皇后父）妣秦國夫人繼妣
蜀國夫人顯祖考太師陸海軍節度使封魯國公謚榮
恭府君妣宗室仁壽郡主顯考防禦制置贈少師保平
軍節度使封燕國公府君妣燕國太夫人昨準上旨除
授前職令兹恭拜恩命皆由歷世祖考積慶流光興裔

敢不兢兢恪修率迪丕訓無隳遺緒伏惟祖考實鑒臨之尚饗

平山堂記

天地間無久而不敝之物唐虞以前邈哉邈乎不可考矣周秦漢唐之世迄今亦不獲多見其尚有存者必其為人所注意而人為存之也非然則歷變故經歲月雖以金石之質猶不能與天地以不敝而況其為游觀之所亭臺堂榭風雨之所飄搖鳥鼠之所剥啄草木之所

灌莽者乎此周原鞠茂草故宫離禾黍銅駝在荆棘昔
人所悲良有以也善乎韓昌黎之言曰莫為之前雖美
不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凡廢興成毀之故豈不以其
人哉慶歷間廬陵歐陽公實守是邦為堂於蜀岡之上
負高眺遠江南諸山拱揖檻前若與堂平故名堂之左
右碧樹參天清風徐来雖盛夏亦不知其為暑也政成
之暇延四方之名俊摘邵伯之荷蕖傳花飲酒分韻賦
詩徜徉乎其中不醉無歸載月而返亦風流逸事也心

竊向往馬及莅任維揚訪平山故蹟而荆榛塞道荒蔓罥塗頽垣斷棟牽剥爛不可支撐去隆興癸未周君淙重新之日不三十年而凋殘零落遂至於此吁嗟乎自
國家多故戎馬蹂躪先賢遺址半為樵牧之區騷人逸士罕有過而問焉又誰為保護而愛惜之樸斲而丹雘之哉無怪乎斯堂之旋圮也嗚呼事以人傳以人傳人則傳無窮是役也予何能辭其責乃為之程土物庀財用卜日以鳩工經始於客冬之九月竣事於今春之二

人耳目大有德於揚者生既沾其澤没亦宜馨其祀將以此堂為棲神之所設主於中以見揚之人思公之深愛公之至太守之能順民欲而新其堂妥其靈也所謂人所注意而人為存之者其在斯乎後之人嗣吾意而葺之則可以久而不敝矣時紹熙改元歲在庚戌夏五上浣識

揚州府志載平山堂在郡城西北五里宋慶歴八年郡守歐陽修建後刁約周淙鄭興裔相繼新之 美

泉亭宋歐陽修建鄭興裔重修　斗野亭在江都邵
伯鎮宋熙寧二年建紹熙元年鄭興裔更造於州城
迎恩橋南　雲山觀宋熙寧間陳升之判揚州剏閣
於子城上曰雲山淳熙間鄭興裔撤玉鉤亭增而大
之名雲山觀
定遠謹按先忠肅公知維揚日修廢振墜巨細畢舉
平山堂特其一耳他如疏濬漕河以通飛輓尤屬經
濟大猷國史郡乘雖具載其事多未詳備年譜載淳

熙十五年事註云漕河即古邗溝一名運河公自有記稱西南自儀真江岸東行四十里至石人頭入江都縣界又十五里至楊子橋南自江都縣瓜洲鎮站船塢北行三十里亦至楊子橋二河始合東轉又北行六十里入邵伯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又北行四十里至界首入寶應又北行至黄浦接淮安山陽界由清江浦入河云云惜乎遺編殘鈌全文已不復可見惟此平山堂記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捧讀之下不

勝感慨繫之因附誌於此

合肥誌序

廬郡故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為廬子國春秋舒國之地昔成湯放桀周芮伯命巢左傳曰自廬以往又曰徐人取舒皆此地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分淮南置廬江郡東漢改曰合肥郡以南臨江湖北達維揚淮水湯湯流與肥合故名魏晉之時設重兵鎮守於此為必爭之地梁曰南豫州亦曰合州至隋始改曰

廬州龍眠蟠其前紫荊跨其北腹巢湖而控渦穎枕潛皖而膺濡須固淮右襟喉江北唇齒也我朝受命以来重熙累洽涵煦生息亦云久矣而誌載缺如奚以昭傳信示来兹乎余承乏守郡郡之中所為山川之廣袤守得而考之戸口之登耗守得而詢之田疇之蕪治守得而省之財賦之贏縮守得而覈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風氣之貞滛守得而辨之守之奉命而来此也所以上報天子下順民情者綦重矣夫事不師古宜今而

欲有為譬之閉門造車未見其合誌曷可廢乎於是檄唐簿錡領其事廣蒐博採彙為四卷就正於余余惟誌之作非徒以侈紀載也葢有激勸之意焉子輿氏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今試為之披其輿圖考其軼事西瞻金斗東顧浮槎當年梅尉高隱之風梁女修道之蹟父老猶能道之否望明遠之臺與波上下如隱隱聞讀書聲也若夫移檄歛黃巢之兵謝郡留貯庫之錢使君流風於今如昨史稱鄭相國綮嘗知廬州黃巢作亂鄭移

檄誠無犯郡境巢為歛兵謝郡歸贏錢千緡貯庫不取後郡數被寇終不敢犯鄭使君寄庫錢國朝呂文靖陳文惠之遺愛嘖嘖在人耳目其政事可得而稽勲名可得而師乎生平思包孝肅之為人所稱烈如夏日而凜若秋霜者過雙闕則又未嘗不心儀焉彼其高風勁節婦人女子皆化之如崔氏者非閨中之錚錚乎至於肥水奏東山之捷飛騎走張遼之襲垂之誌乘皆足以增輝於史冊留慕於後人可以風一國可以型四海賢者深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皆是道

也寧得以為記乘之空言而忽之乎
文獻通考載合肥誌四卷合肥主簿唐錡撰郡守鄭
興裔也時淳熙十五年

廣陵誌序

郡之有誌猶國之有史所以察民風驗土俗使前有所
稽後有所鑒甚重典也余奉簡書自廬移守茲土表章
先哲利賴兆民日求康治而文獻無徵心竊悼焉夫廣
陵名勝之區淮南一大都會也襟江帶海包絡吳楚通

道甌粤鮑子所謂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非其地歟春秋時屬吴傳曰吴城邗溝以通江淮是也秦并天下屬九江郡漢屬荆尋屬吴景帝時名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東漢為廣陵郡魏晉屬徐州宋曰南兖州北齊曰東廣州後周曰吴州隋曰揚州亦曰江都郡唐初為兖州又為邗州尋復為揚州此沿革之大概也唐曹憲始創揚州誌五代喪亂之餘殘編斷簡無復存者我國家定鼎以維揚為重鎮歷今二百三十餘年休養

生息民臻富庶而名邦掌故終令淪亡殊非守土牧民
之責爰命鄭教授少魏姚尉一譔輯之為卷一十有二
書成請余識諸簡端余思先王之有天下也礪山帶河
畫疆以理金城湯池度地而居齊誇四至之履易垂重
門之文明乎各有定守也乃若任土作貢厥賦恒殊三
等魚鹽蜃蛤伯國用以富强且江珍海錯地實生焉踐
其土者食其毛寧敢忘享王之義乎其或嵩嶽降靈勲
名成於仕宦山川毓秀賢聲著於鄉邦千秋之俎豆增

光馬若夫遇名山而歌咏擲地金聲歷館閣而抒辭光
天藻彩鄒枚鮑庾之徒赫赫在人耳目也他如刲股砥
純孝之行斷指凜冰霜之節可以立懦廉頑風茲百世
旌廬表墓又奚忝耶至於隋陵盤塚古蹟相沿瓊觀迷
樓勝地非昔弔遺徽於寂寞之濱捫碑碣於蘚蘿之内
雖微必録無隱不宣數百里封域中之事群匯而筆之
於書則身雖不下堂階而廣陵錯壤恍然在目斯無負
守土牧民之責乎聖天子採風問俗藉以當太史之陳

後之來守是邦者亦庶乎其有所據依矣是爲序
文獻通考載廣陵誌十二卷教授三山鄭少魏江都
尉姚一謙撰紹熙元年太守鄭興裔也

跋高宗皇帝賜世父手劄

右紹興戊寅秋九月二十七日高宗皇帝賜世父榮國
公手劄也榮國公名藻以戚畹扈蹕南渡歷官太師使相謚端靖高宗妙悟八法
留神古雅當干戈擾攘之餘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
萬幾之暇展玩摹搨不少怠葢睿好之篤不憚勞瘁故

也令以御筆同所降詔書合為一軸而藏非特寶茲宸翰亦使奕世子孫知寵遇優渥交相勉於忠貞云已未六月十七日臣興裔謹識

戒石銘跋

紹興壬子夏六月御筆鈎臨黄庭堅書戒石銘頒賜諸郡縣俾鐫之石其文云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出蜀主孟昶文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乙絲驅雞為理留犢為

規寛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
俸爾禄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
深思凡二十四句載蜀檮杌蜀史名中熙陵宋太宗陵名表出
言簡理盡遂成王言勒石州縣使守令僚佐觸目警心
務求為良吏無徒朘削兆人則國家之利實多矣有斯
民之責者其各勉旃

跋淳化帖

太宗皇帝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搨以棗木鏤刻釐為一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於秘閣前有目録卷後無篆題高廟紹興中令國子監摹本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版上隱然為銀鋌㲖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後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内府續所收

書令刻石即令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
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為後帖又刋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舛誤世稱為潘駙馬帖凡二十卷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

帖不同而實則祖之潭帖者慶歷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僧希白摹刻於石置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顔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稍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摹字樣而歲月各異中間謬處甚多朱元晦譏其極為可笑戲魚堂帖者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希白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紹

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余酷愛法書不惜購求以故諸帖俱備几案間而莫能辨其真僞淳熙甲午冬以孝廟所賜内府藏本較之大都官本法帖字極豐腴而有精彩且有銀鋌擫痕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與諸刻迥不相侔謹什襲藏之用識數語以示兒輩云

瓊花辨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天下無雙昨因散騎侵軼或

謂所存非舊疑黃冠輩以聚八仙花種其處及覩郡圃中聚八僊花與瓊花不同者有三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僊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同者一也瓊花葉柔平瑩澤聚八僊花葉粗而有芒不同者二也瓊花蘂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僊花蘂低於花結子而不香不同者三也余尚未敢自信嘗取二花䙝示兒孫輩皆能識之乃始無疑又觀絽興中金華杜游記言自京口過揚州尋訪舊事往謁蕃禧觀故瓊花猶在然余聞

紹興辛巳之變敵人入揚州已揭其本而去何從復得此種也有老道士自言生於崇寧間今八十有六載能敘今花本末道士姓唐名大寧具言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金兵渡江入觀取花本去小者亦剪而誅之敵既退十二月間有一小根微見地面可識認某默禱后土移植無花處日往護之越明年二月既望夜中天大雷雨所植根旁勃然三蘖從根出自是遂條達不已至今三十年之久婆娑偃葢常不忘斷根時也尤可異者宋

次道春明退朝録云瓊花即唐之玉蘂宋子京筆記云
維揚后土廟有花名玉蘂王禹偁愛之更稱曰瓊花按
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来處
惟見堦前碎月明楊巨源詩晴空素艷照霞新香灑天
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将白雪蘂珠今上玉華春是也長
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来看玉樹花異香
先引七香車是也集賢院亦有玉蘂花白居易詩集賢
讐校無閒日落盡瑤華君不知是也翰林院亦有玉蘂

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玩賞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閨香共窺傳師和云會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玩賞乃得此名是也玉蘂花非一處有其非瓊花明矣鮮于子駿咏瓊花詩云百畮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云云良不誣耳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花之句非謂玉蘂花正謂瓊花如玉蘂之白耳予觀玉蘂條蔓

如荼蘼柘葉紫莖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時值暮春出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别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為十餘蘂猶刻玉盤花名玉蘂乃在於此往歲常從鎮江招隱備悉其概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瓊花即玉蘂王元之知揚州但言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俗謂之瓊花因賦詩以狀其態子京何故以誣元之劉夢得靈蘂瓊絲之句最為中的何必泥許

慎說文赤玉為瓊之注耶淳熙初嘗命使臣移取旁幹植之大内未幾憔悴及送還本處鬱葱如故噫瓊花果有神為之歟

廣陵散辨

嘗讀晉書嵇叔夜傳稱叔夜游洛西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唐韓臯云康製此曲緩其商弦與宫同音臣奪君之

義知司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儉諸人繼為揚州都督咸謀興復為晉宣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竊按魏晉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而後乃為揚州劉潛琴議載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夔在漢為雅樂郎魏武平荆州令夔制樂在夔已妙此曲謂慢商之聲因揚州興復不成而作然乎否也

盤鵰金睛

鳳凰弓

從父華原王名居中歷封崇宿燕三國公進爵華原郡王謚文正在相位和子美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悦之遂薦於徽廟敷奏明暢大契宸旨進横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强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邉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為之新名曰剋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馬洪容齋隨筆謂祖熙寧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詵知兵嘗沮

伐燕之議以及於謫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殁葢兩河名将云

狨座

狨座凡兩制及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黄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以籍衣不皺價值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鵰法錦其制度無殊別凡出使故事惟正使乘狨座副使乘紫

絲座大觀庚寅從父中國恭靖公（名久中相國文正公弟）以禮部尚書為賀遼正使時童貫方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充副使俱賜乘狨張繖金帶金魚由是遂為例云

乾隆御覽之寶

鄭忠肅奏議遺集卷下